



國朝寶鑑
二

英宗朝
二

共二千八百

リ 6
3059
20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

英宗朝四



庚戌六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
 ○上行朝參于仁政門以疹疫熾盛命近侍
 行厲祭䟽放逆獄干連外竄配者○二月白
 虹貫日 上下教責躬政院以和閭內敬祭
 祀恢聽納鑄錢幣停幸行五條陳戒優批嘉
 納○上將幸寧陵時驪利間瀉氣熾盛弘文
 館上劄諫止 上答曰爾等讀聖賢書職在
 經幄豈以婦人之拘忌勸其君乎予竊恥之

國朝宣廟兩寶鑑至是進之上三復感
於是大臣二品以上賓啓三司亦相率力爭
上終不聽教曰畿民修道若愆農期豈予歲
首勸農之意哉雖當幸行之日路傍不輟吠
畝中事則此亦王者察耕農之一道也及回
鑾命減驪廣楊利四邑民役驪州士庶年七
十以上者給食物八十以上再經幸行者特
加一資○夏五月 肅廟寶鑑成先是設纂
輯廳命大司成李德壽採摭 肅廟實錄中
盛德大業可以為後王法者撰成寶鑑以續
國朝

涕以善繼自勉○六月 敬純大妃魚氏疾
篤 上遣大臣禱宗廟社稷命金吾秋曹疏
釋諸囚及 大妃昇遐大臣禮官議服制曰
帝王以繼序為重甲辰既有已行之禮與
明廟禮定錄所論相合倣此行之宜矣命依
議施行○秋七月 大王大妃下教曰主上
親參殯殿朝晝夕祭奠日五六時哭且當極
熱常不釋衰經氣力誠難支也於是大臣藥
院求對陳勉判中樞府事李台佐曰庚子
肅考寢疾 殿下侍立扇枕手腕麻木 景

廟破腫 殿下憂形於色國人皆頌之矣今茲成服之前時當極熱居半間廬廳命去草芼不憚烈陽以過數日雖閭閻匹庶能無傷乎 上曰若非 景廟與 大妃予何得有今日予於 大行大妃非尋常嫂叔之比當盡所當為之事也判中樞府事閔鎮遠曰中廟居憂多日行素覺悟曰行素難矣遂從權 仁廟至孝不忍從權乍從旋停毀不勝喪 殿下所當法者非 中廟乎諸大臣重臣以次迭陳 上以量筋力行之為答○九

月 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宋真明進地圖一幅曰此穆克登來定白頭疆界時潛寫地圖以觀而會寧將校以房守乃得移摹者也六鎮器械精利然無可守之山城故居民常曰吾輩當盡為戎舉懷遷徙之意即今固結人心築城為急而雲頭山城址實為天作宜修築城池移別害僉使居之鍾城等邑軍器使藏于此則他日可以得力也 上可之○禮曹判書尹淳言 德宗廟祝獨稱國王臣者宜釐正之判中樞府事李台佐右議政趙

文命以為 德宗元宗俱是追崇之位而
元廟則稱嗣王 德廟則稱國王不無義意
元廟則 仁廟以孫繼祖故 元廟自歸於
禰位 德廟則 成廟以姪繼叔稱考稱子
於 睿宗則不可以貳考且無嗣承之實故
不稱嗣王而稱國王者恐或以此而但重統
別嫌之義可行於其時不必行於世代迭遷
之後也 上命如其言○遣近侍致祭於永
柔卧龍祠諸葛武侯岳武穆合享之所感
宣祖肅宗遺志也○冬十月有雷異 上下

教責躬減膳命政府廣求直言王堂上劄陳
勉優批嘉納○分遣李滄黃最吳瑗金尚星
按廉慶尚全羅忠清京畿諸道○是年春逆
羅弘彥謀推戴廢宗壞圻事覺伏誅其黨宦
者崔必雄亡命未捕亡何必雄潛入闕中竊
弓房火藥為守直宦官所捕納正其罪至是
筵臣為言守直宦官當施賞 上曰宦寺之
類若開此路則後世必有策勲之弊其漸不
可長也○十一月夜對講國朝寶鑑 上曰
不墜 祖宗之道在於建極建極在於無偏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四
無黨君臣上下當惕念也○十二月召對參
贊官朴文秀曰近來朝廷以才局為用者未
聞有展布以諫官為任者未聞有諫諍以經
幄為任者未聞有補拾豈今人不如古人而
然哉 殿下既不樂聞直言羣下亦恐有拂
聖意上下胥失如是而一年二年則國事將
至何境耶 上曰言皆切實矣若非朴文秀
予何得聞此言也○教曰天之雨露不擇地
而降焉王者奉三無私施惠於民如天之施
雨露無遠近之別今三百六十州道臣承流

宣化守令分憂百里慎擇之道其可不審近
來絕塞瘴癘之地必送武弁無勢力之人彼
荒裔之民莫非吾之赤子未嘗得一良吏獲
霑王化非所以一視之道也前頭都政予當
以官案照檢若有如前擇地任人之弊則吏
判當罪之矣

辛亥七年春正月朔朝 上行朝參下綸音于
八道兩都飭勸農及黃口充定隣族侵徵之
弊仍勉銓曹之用人才廟堂之振紀綱搢紳
之恪供職同寅協恭益勵于心○上親臨鞠

囚謂問郎曰故相李景奭謂其子孫云若輩為問郎只隨罪人之言勿先有意於鉤引此言宜有後也予於親鞫時見之其不迷亂者幾希問郎若有意鉤引其害尤何如也○經筵官尹東源陳疏告歸上召見之東源以立志為學治人明倫紀致中和之道縷縷勉戒上褒獎之仍賜臘劑教以造歸○二月開城留守李箕鎮奏曰礪峴之兩傍山勢高峻江環山外其北則青石洞也故老相傳為麗代長城之舊址蓋其地土性甚堅築以為

城則不大費力無異石城也上曰陰雨之備也遂許之○三月命公私賤娶良妻所生男女並從母役先是良產從母其議已久顯宗己酉始命從良肅宗乙卯還賤辛酉又從良己巳還賤而已屬良役者勿論至是以辛亥正月初一日子時為始所生並從母役教曰頃者金尚翼以為不去從父之法則將無良役之人云故予非不知有弊而特許從母之法日後如有弊變更可也○夏四月上因文義語及祀典曰向聞筵臣言外邑社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六
稷位版或盛于橐中而懸之云何其褻也予
於國忌版所揭處亦不敢偃卧有時倚几看
書到 明祖及 我祖事蹟未嘗不心動正
坐自幼如此彼臨事不敬者抑獨何心哉○
五月時旱甚 上遍禱社壇南北郊輒雨雨
不沛然 上曰噫歲且歉矣議所以賑賑者
大臣請鑄錢以代經費而儲其穀賑賑 上
曰不然穀不在官則在民與其飢而後賑之
曷若預散於民使民無飢也百姓足君誰與
不足其是之謂乎○領議政洪致中左議政

李堦白 上曰救旱之策莫如修堤蓄水曾
在 肅宗朝相臣南九萬引朱子言別設堤
堰司使之專管諸道而近來此法廢弛只使
戶曹兼察今若以備堂一人差出堤堰堂上
專意勾管則既明舊典當有實效也 上可
之遂以兵曹判書金在魯刑曹判書尹游為
堤堰堂上郎廳一人專管備局之有堤堰堂
上始此○上御經筵侍講官金尚星奏曰
顯廟辛亥饑饉癘疫民多夭札特命設壇別
賜醑祭亦足為導迎和氣之端也 上曰善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令該曹設壇祭之復命承旨往釋典獄輕囚
○上親臨疏決乃教曰王者慎恤非刑而何
金吾秋曹抄入將至數千而疏決不過百餘
心甚矜惻咨爾司寇之臣今茲付標以下者
逐日赴坐速即稟處亦令外方趁即疏釋○
命收瘞近郊暴露骸骨○六月以旱災下綸
音責躬減膳停本殿酒房自今視事法講皆
於正堂月臺行之以示貶損之意廣求直言
○分命備堂八人勾管八道賑事○命今年
誕日與冬至方物物膳 東朝封進外特為

權減以其價米補賑穀○上御月臺召對命
擇鮮于氏中俊秀者使奉崇仁殿祀修箕子
墓遣承旨致祭又命都承旨致祭崇義殿教
曰纔講東史起感麗太祖且追述 寧考講
洪範祭箕子之聖意也○秋七月命戶刑曹
禁府隸院郎監察等官六朔前無得移差至
於陞差啓請邑必懸注而三朔前無得舉論
○初 上遣李宗城按廉關西以三件事下
別諭其一關西軍制有偏苦之弊非王者一
視之義與道帥臣商確釐正也其二西北人

才自 祖宗朝每加振拔而近甚淹滯勿拘
常格隨聞薦揚也其三承流宣化雖付於按
察之臣傷風敗俗乃是君師之咎其令曉鄉
士父老各自勉勵俾期風動也宗城既復命
請付史官載記注許之○八月遷坡州長陵
于交河先是有言舊長陵多蛇虺者 上命
大臣相視果然 上遂決意遷厝以近百年
仙寢之移奉禮重役鉅欲親詣奉審而幸行
不卜日定于 是月十五日 筮臣有言是日犯
忌 上曰東史譏女主拘忌卿等乃以是導

予此婦寺之忠也若使今日史官書之曰陵
幸以拘忌停止云爾則將以予為何如主也
遂命勿廣治道以傷禾稼下銀子二千一百
五十兩分給畿營及交河官民以為力役撤
移之費又教曰文武百官應三年受衰之人
以總成服不參成服者與士庶同陵內將事
之人無論官吏并用素除服日望哭除之兩
陵隔灰做五禮儀隔石開窓之制於是 上
詣舊陵留齋殿五日大小儀節無不親檢情
文備至詣新陵亦如之初舊陵松柏皆 孝

廟手植 上取其子手自播於新陵曰使予子孫感予手澤如予之感 孝廟手澤也遣御史黃景廉察沿路民弊減畿民大同身布應納者三分一新陵治道之割入民田者給其直○全羅道大水壞人塚墓漂棺擲道臣以聞命官給葬需掩瘞之○九月筵臣請依五禮儀行誕日賀 上曰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使予得如 世宗聖祖之時何辭於賀在東宮則辭之在今日則受之可乎竟不從○冬十月以經理廳錢一萬緡江

都米七千斛南漢米三千斛劃給畿營以補賑資有司以嗣歲經費為言 上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目見赤子將死而為明年計不救之非王政也○上召見輪對官謂典獄署官曰一寒如此諸囚在獄者撫恤不凍死也○十一月有雷異 上減膳責躬求助命公卿百執事恪勤寅協令備局覆奏諸道狀聞之恤民事者○上講曲禮因文義教曰今聞各處祭器不備岳瀆祭器借用於山川非事神以敬之義也其飭該曹○十二月遣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嶺南勾管堂上朴文秀慰諭嶺南教曰三南之歎近古所無京畿湖西既遣御史慰諭而至於兩南去王城尤遠吁嗟生民雖有至痛何以達於九重特遣本道勾管堂上察其穡事仍訪飢民形勢賑政勤慢咨爾道臣守令其各惕念道內大小流配者雖有輕重之別逆賊應坐者既傳其生則任其填壑亦豈王政所忍哉况為奴本州者亦邑民也其令着意賑活○行三覆教曰殺獄多倫常之變由於教化不明昔韓延壽以一邑宰猶閉閤思

過况為一國之君者乎予方自及咨方伯守令宜思宣化之責也○高陽有張姓民資食北漢糴穀為縣吏督迫自縊而死事聞上惻然久之命施恤典教曰死施恤典初不如使無死也飭諸道捧糴毋甚催督○命以關西錢布移給嶺南海西詳定米一萬石移給畿內賑廳米趁歲初發賣諸臣有請減百官祿俸者上曰微官斗祿乃妻孥所懸望此亦一賑濟也○賑恤堂上金在魯奏曰方當無前大歎雖祭享之用可以減殺也上曰

苟可罷罷之 仁廟朝命去綵花亦此意也
敬徽殿遺志恒在儉約 東朝亦以入蓼正
果屢有切至之教予欲永除以體兩 東朝
之意也

壬子

八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

又命廟堂賑廳講究濟都民之策○時五道
大饑 上屢飭廟堂議賑久未得善策 上
責曰卿等若以民吾同胞為心而凡諸為民
之政常如學問之士無疑者有疑者無
疑則豈有不濟乎今乃玩愒如此哀我赤子

徒受困於下也羣臣皆愧謝至是賑五道有
司欲為粥以賑京民 上曰與之乾餼俾歸
與妻子共之○判中樞府事閔鎮遠自鄉入
城 上召見之鎮遠曰先正臣宋時烈告于
顯廟曰古者宮中法度嚴肅每日列書正宮
後宮受點當夕盛服以待 中廟每點於內
殿內殿常曰年少後宮尚多何以每點老身
也盛服難堪願勿如是臣之外祖先正臣宋
浚吉以為 中廟無漁色之心 內殿有逮
下之德所以子孫衆多福祿無窮誠後王之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所當法也臣非欲 殿下即選淑媛蓋求嗣
之道當先廣博 上曰積善誠小民誠為祈
永之本而以予涼德不能然實多自訟之心
也鎮遠曰誠小民之道固亦多端方今積弊
如各司諸官折受之類一切革罷然後可以
誠小民也 上然之○上御召對講聖學輯
要教曰是書序次聖賢道統之傳以文武為
首矣我朝諱四聖名自 孝廟朝始今於道
統之首不諱名可乎此後其並諱文武名又
曰丘瓊山大學衍義補甚精博然猶不若是

書之緊且切也予思先正欲書賜紫雲書院
扁額而聞 孝廟已賜額故特製輯要序文
庸示表章之意仍遣儒臣致祭于紫雲書院
錄其後孫○命銓曹收用前朝忠臣金澍後
孫澍當高麗末奉使中朝回到鴨綠江聞高
麗已革命三日痛哭寄送朝衣於家人使之
招魂以葬遂入 天朝至老死不歸至是筮
臣白其事遂有是命○致祭于高麗忠臣鄭
夢周命祭文稱公不稱名○教曰餓莩載路
不得掩瘠生不能使之安業死不免為烏鳶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食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念之及此王食靡甘
諸道道殫之不得掩土者即令一一收瘞○
修渾天儀先是世宗朝初制儀象建欽敬
閣於景福宮壬辰之亂盡為灰燼宣廟回
鑾首命領議政李恒福講究舊制建閣於昌
德宮瑞麟門內後為萬壽殿儀象亦殘缺
顯宗朝祭酒宋浚吉請復欽敬古制遂命李
敏哲就蔡傳稍加損益為儀象其制內闕四
游玉衡又去白單環肅宗朝命敏哲重修
舊儀建齊政閣于昌德宮熙政堂之南以安

之至是上以肅宗朝副鑄儀象歲久差
叱命安重泰等重修建揆政閣于慶熙宮興
政堂之東以安之○夏四月行次對羣臣議
賑爭不已臺諫糾其失上曰天地交泰然
後萬物成上下交孚然後庶事理秦皇懲周
末頹弛之弊繩之以法羣臣救死不暇豈復
有情志交孚者乎當此之時和氣索然上下
怨叛比及二世而亡漢高懲秦苛法濟以寬
簡故朝儀不嚴至有劒擊柱者及叔孫通制
禮始曰乃知皇帝貴也自晉唐以迄于我朝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皆文勝其質而今則君臣之間幾乎否隔故
予欲損有餘補不足使和氣相孚情志流通
也○五月冬至正使洛昌君樞副使趙尚綱
書狀官李日躋回自燕京進明史之朝鮮列
傳謄本先是皇明祖訓大明會典等書載我
朝 宗系及 太祖開國事全奕其實 宣
祖朝遣使辨正猶未盡正於瑣史 顯宗壬
子本國使臣之赴燕者見皇明十六朝紀載
仁祖登極事語多誣譏 肅宗丙辰遣使辨
之及聞清國自康熙季年命熊賜履王鴻緒

等修明史本紀二十餘卷列傳七十四卷雍
正又使張廷玉徐乾學等續修志表功幾完
就 上曰若過此會雖悔曷追丙午秋命西
平君橈金有慶為正副使趙命臣為書狀官
奏請釐正且請先頒本國列傳禮部回咨云
書成之日自當頒示至是復因樞等之行具
奏力請始得準許雍正親御午門命禮部侍
郎王圖炳以明紀中本國列傳謄本頒賜曰
皇上感國王誠孝全史刊布之前有此特頒
樞等回奏 上告宗廟遣使謝恩命樞賜馬

尚綱日躋並加資其所賚米貂皮錦緞下畿
營俾補賑資○時都下癘疫日熾死亡相續
上命給病癘者糧米教曰 祖宗朝設置活
人署可見為民之盛意今則有其名而無其
實況於此時尤豈不飭勵飢者付賑廳病者
付活署有飢斃乃賑廳之責有病斃即活署
之咎備局題給藥債使加意救療○教曰京
賑已畢野麥方登流丐之欲還本土者量其
遠近酌給糧資以濟路飢念此饑民何忍常
供每日減御供米以給賑廳俾補賑資內下

醬十甕亦令補賑○上親書尊聖廟正士習
務誠實九大字命承旨中使宣諭大學賜以
法膳教曰諸生誠能滌舊染勵身心有濟濟
之美則豈非邦家之幸咨爾大司成體久任
勸獎之意曷哉翌日大司成徐宗玉率諸生
進箋䟽謝之 上答曰孟子云有為者亦若
是何必待夔而後教胄子乎爾須體 列聖
朝培養之意莫忽寡躬之否德孜孜勤勸師
夔而勉勗焉是年七夕製泮儒徐海朝與同
舍生李復齡誤換文券海朝居魁而實復齡

文也兩人競相推讓 上喜曰比見士風大異疇昔教導之效其可誣乎遂命銓曹除海朝復齡職○六月大旱親禱社壇不雨乃命減膳教曰昔晉大旱穆公因縣子所對而閉門遷市其遷市三日以伸刻責之意仍命入金吾秋曹文案親行疏決凡定配宥放者百十有三減等者六十有二量移者五十有三出陸者三遂飭捕廳及八道兩都疏釋罪囚○上屢親禱雨未得霈然每語及民事輒嗚咽泣下遣二品武臣行童子蜥蜴祭於春塘

臺及慶會樓池邊凡三日而罷以六愆下教自責曰欲務誠而反多虛偽此予愆欲去奢而未見大布此予愆欲為民而乃無實惠此予愆欲振紀綱而分義日墜此予愆欲調時象而乖激轉甚此予愆欲飭百司而玩愒猶前此予愆仍命政府廣求直言○判中樞府事李台佐請禁閭巷奢侈之弊 上曰 先朝以木綿為衾而予則為紬衾此亦不及先朝矣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草上之風必偃上行下效可也若以威令禁奢侈則非

化民之道也○命除捕廳剪刀周牢之刑筵
臣有言剪刀周牢甚酷若施此刑則雖冤枉
者未有不誣服 上立命革罷○秋八月
上幸明陵民有犯耕於御路者 上曰民習
雖頑禾穀奚辜况歉歲之粒粒辛苦者乎仍
命治道僅通輦路及回鑾取見路傍禾穗多
不實命減尤甚邑秋大同身布之半其次邑
減三之一筵臣曰近來經費大縮宜詢有司
而減之也 上曰不須問也皇朝亦有不問
有司之教盖有司常為國惜費予則當為民

矣○右議政徐命均言湖西大歉賊患漸熾
上曰皇明李自成之變由於失民心湖西舊
糴舊布之未捧者其令停之○冬十一月命
畿湖兩南三名日甲胄價米分給該道北關
貢價除防米二千餘石亦給該道使補明年
賑資又教曰京畿詳定米四千石白給其餘
六千石仍作軍餉湖西稅太一萬石依昨年
例劃給大同米二千石白給湖南常賑租五
千石白給于尤甚邑大同米七千石依昨年
例留賑嶺南常賑租七千石白給于尤甚邑

大同米七千石亦依前留賑兩南尤甚邑身
布身貢減其半糶耗參量劃給嶺東尤甚邑
身布身貢亦減半糶耗盡為許給海西延白
兩邑無異於京畿尤甚邑常賑租五百石白
給而歉歲安集莫過於不擾民湖西上番軍
其令停番賑濟善否專在字收若有不勝任
者不待殿最其即罷通○命設浦項倉於慶
尚道迎日縣初嶺南之東沿千里無一儲積
或北關告饑移粟則船運南沿水路三千餘
里風濤甚險多臭載 上以為憂監司趙顯

命狀請設倉儲穀於浦項以其距北關元山
不遠便於轉輸也 上詢于廟堂遂許之自
是北關有仰哺之惠南沿無遠輸之勞○上
行初覆教曰唐太宗不過中主貞觀之治因
圖幾空鵲棲獄樹今獄案若是浩多獨不愧
乎予若能治其國化行俗美則罪囚之多豈
至於此乎仍命罪在可疑者傳之生議○以
李匡德為湖南慰諭監賑御史金尚翼為湖
西監賑御史李宗白為嶺南監賑御史遂下
別諭于諸道使御史宣布大小民人勸其安

國朝寶鑑卷之二
集奠居或減田賦或蠲身徭辭旨懇惻人無不感泣○以沈聖希為濟州督運監賑御史命湖南大同米二千石儲置米三千石船運賑之

癸丑九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濟民又教曰董子正朝廷正萬民之說誠不易之常法今日先務不外乎聚精會神惟才是用迓新之日為諸臣祝祛舊習廓公道只知民國莫戀時象與歲俱新也○以都下米直踊貴申禁酒令○南京人漂到全光道珍

島郡命具咨護送○嶺南沿海九邑減大同米每結二斗騎步兵布三分一從道臣御史之請也○上視學御明倫堂命講書官講周禮近思錄大學生講中庸書傳討論文義從容問難日昃始還宮○夏四月行朝講次對上曰古昔聖王德澤猶及於昆蟲予不能保民使舉國生靈顛連道路心乎嗟矣 祖宗愛民之德今若不能追法保安民生則後世將謂予何如主也戶曹判書金在魯以歲荒稅縮請百官頒祿軍兵放料以小米參給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上曰荐饑至此宜由涼德予何忍獨享大米乎御供亦欲代以小米而有關國體限秋成特減五分一宣飯米以下一切參換也諸臣以御供米前既減省今不可又減爭之上曰天之生人本無貴賤上下而作之君師蓋為保安民生歲饑民窮而獨享富貴可乎又命東朝供上外并限今年或停捧或折半供進○五月上謂筵臣曰君臣之間異於朋友朋友責善猶難况能盡言於君父對曰切已之言容受甚難倘以犯顏者謂之愛我

則可以為嘉納之道也上曰予工夫未到凡進言之人或有不激者或有不得中者則不能無拂於心事過之後平心思之未嘗不慨然自歎也○上親臨鞠囚按獄之臣請令捕廳先問罪人得實然後上于金吾上始難之按獄之臣固請上不得已從之有頃悔曰罪人訊于秋曹上于金吾固也今治盜之廳反為治逆之廳捕廳遂成金吾之幕府此路一開後來搢紳亦難免其禍也亟寢前命以為後日法○六月上因事謂度支曰

節儉實體行之甚有味予在內則衣以紵傘
以紬及至動駕然後袞與傘皆錦蓋動駕之
時固自有體貌在也咨爾有司其悉此以防
尾閭○秋八月教曰自古制刑俱有其法法
外取快終欠恤刑往者乙巳除壓膝昨年除
捕廳剪刀周牢之刑即今所餘者惟烙刑漢
文唐宗皆除肉刑笞背况法外者乎自今烙
刑永除之○冬十月宋真明言平壤城甚窄
又有窺峯宜增築中城 上從之○上命摸
寫御真教曰昔年恩賜不敢泯于今御服宜

可更蓋 肅廟朝嘗命畫工寫 上真容以
賜之也舊本奉安于潛邸彰義宮之藏譜閣
新摸二本至甲子重修慶熙宮之泰寧殿奉
安○先是 肅廟講禮記曾子問已籤其自
止而因違豫未盡講至是 上御晝講讀至
曾子問嗚咽流涕不能成聲經筵官齊聲言
小學曰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晉王裒不
忍讀蓼莪而門人為廢其章請勿講此編也
上從之及是夕召對宣饌命有父母者歸遺
之諸臣爭取盈袖其無父母者空袖而退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上為之悽咽諸臣亦莫不感泣○十一月右
議政金興慶奏曰今當荐饑之餘無主之田
舉皆陳廢而旱田無給災之例請令諸道查
抄蠲免 上從之○上召對講國朝寶鑑教
曰寶鑑府史胥徒之告其官長庶民之告其
守令監司皆有坐而近來上言之類語侵官
長者甚多子弟之為父兄訟寃者容有可恕
其餘毋論輕重一切勿施○遣近臣致祭于
文純公李滉陶山書院令本道畫進書院及
故宅○十二月 上覽寶鑑中 世宗朝飭

諭刑官之文歎曰至矣盡矣予敢不述咨爾
承宣書此教鐫揭本曹壁上仍命釋輕囚掃
圜圍罪人凍餒者審察以聞○召對講陸宣
公奏議 上愀然曰故左相李堉勸予講是
書故相洪致中趙文命亦以為言其意蓋以
予量狹而欲借是書以開發聽納之量也昔
呂祖謙一介學問之士能因論語變化其氣
質予講是書不能恢其量豈特負是書亦所
以負三相也然三相已亡不及見予之講是
書可悲也遂親製綸音數十行命政府求言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補闕拾遺今後備局次對非國忌無敢稟停
稟停之日承旨持公事備堂中無故者六曹
長官之有稟者同為入侍以為式仍令禮官
致祭三相○召對宣公奏議 上問講官曰
奏議中君上六弊予所冇者幾何各言所見
叅贊官洪景輔曰銜聰明好勝人恥聞過騁
辯給四者 殿下皆不能免焉侍讀官吳瑗
曰臣則以為恣強愎之外 殿下皆有之矣
上曰予識寡而學謏志大而才踈發言行事
之間果有許多病痛大抵慨世之心過而容

物之量少所以有好勝人之弊也事有失着
便覺中心愧悔所以有恥聞過之弊也至若
騁辯給則是學問不足之故也銜聰明則是
識小志大之故也又有不當威而威者近於
厲威嚴也惟是恣強愎一事予實無之又問
臣下三弊諸臣自以為如何景輔曰諂諛顧
望尚且難免畏懦二字又何可論乎 上命
玉堂書進六弊○富平府使金尚星因綸音
求言上䟽略曰 殿下值至艱之會際極否
之運譬如洪水滔天惟禹可以治之則破黨

二字此何等極工而惜乎 殿下經權互用
利義雙行只此蕩平先立題目事事物物未
能一付於理裁量太過比排太甚互對雙舉
如分兩段陟罰用舍無往不然以至干競之
徒輒得高官退靖之士未充實用則 殿下
之大建皇極惟才是用者果安在哉 殿下
本來氣質何等明粹而早無強師嚴輔之助
已有自行直遂之病方寸之地多少疵類學
問不深操存不力天理日減一分人慾日加
一分膠固纏繞誠偽互雜乍聖乍凡條王條

伯而近又傲然自恃縱然自聖若勛華之治
已占八九分地位者然正如汲黯所謂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則三代固勿論亦何以企及
漢唐中主裁批曰職在外邑應旨勉戒上補
闕遺下慨世道條陳明白其中指予病痛尤
甚洞曉心用嘉之可不猛省所陳令廟堂稟
處原䟽付史官書諸史使知予過作可戒之
鑑仍入留中昕夕省覽而自勉焉遂璽書錫
馬○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詢問良役變通
右議政金興慶主口錢之議靈城君朴文秀

主罷鎮堡之議吏曹判書宋寅明請大同減
二三斗作六斗大同而代捧結錢外方軍兵
除番錢隨其邑大小定給幾額以其餘充一
正之代又或言良役不可變通議各不一
上曰予為一國之父母不能救民則豈不有
愧於善治一守令乎自古做事者豈無甲乙
之論惟在在上者裁斷也○教曰男婚女嫁
禮之大者或年過而未嫁至老而未婚為人
子孫於其父祖或踰月而未葬或未能以禮
祭即奢侈之所致也豈不感哉風行草偃影

隨表準匹庶奢侈效朝士朝士奢侈效貴戚
貴戚奢侈本自王公予雖涼德素惡者奢也
莫曰寡躬之未躬率而忽諸尚方織造之品
近皆命寢其令該院撤其機勿復稟○上以
祭享時享官祭服用絀縮不能澣濯久則垢
汚非齊明盛服之意不若代用苧布隨汚隨
濯倣禮澣帛之意議于大臣大臣以為承祭
之服貴於蠲潔祭享禮幣以苧代帛至於祭
服何獨不然 上可之○校理吳瑗等應旨
上劄其振紀綱之目有四曰以誠實立根基

以剛毅厲志氣以宏遠定規模以嚴重尊體
統也其廣聽納之目有四曰虚心以孚情志
舍己以勇遷改恢量以祛忌諱遜志以受規
益也 上嘉納之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英宗朝五

甲寅十年春正月教八道兩都曰勸農之道其
要有六不奪農時也使民奠居也顧助農糧
也備給犁牛也堤堰灌溉也警飭懶惰也咨
爾方伯體予至意益勵無怠仍命 世宗朝
所刊布農家集成令八道兩都刊印廣頒○
上將親行祈穀祭于國社既誓戒有逆獄當
親鞫 上曰為民祈年豈不重耶命過祭後
乃鞫弘文館以為此非嚴鞫體之道上劄爭

之竟不從過祭明日行朝參於明政門蠲軍民已故者之丁布然後始親鞫鞫囚金遠聲無其實宥釋出獄而斃上聞之惻然曰予殺不辜也史官書予之過使後世人主鑑戒也仍飭道臣守令之濫刑者○命以備堂分差諸道勾管堂上初朝家以良役偏苦設廳議變通之策至是上以諸道豐歉及民生疾苦無以詳察遂命大臣薦曾經方伯習知本道事者差出勾管仍教曰良役設廳未久中止欺民多矣今者勾管若有始無終則又

將欺民矣九重節屋如隔天壤廟堂道臣互相疑阻若是而民情何以導達良役何以均齊雖有道臣凡係民瘼之商確講定莫如勾管况聞中朝有十三科道此豈無按察之人而然哉今既分差八道咨爾勾管之臣凡水旱備禦荒年賑濟須與方伯預確善處焉後講陸宣公奏議又教曰陸書中茶鹽兩稅備水旱等說誠為切實其令諸道鹽穀別為儲置使備局勾管用備水旱○命豎碑於莊陵從江原監司尹陽來之言也○二月上方

行次對有鵲來豕豕右史毛席 上曰微物亦
欲及時營巢民事之不可緩可推知也哀我
赤子無衣無食顛連道路須飭諸道使之安
土至於鰥寡孤獨文王之所先也壯而無妻
老而無夫者多今當陽春尤宜軫恤內而京
兆外而方伯另加訪問顧助○夏四月濟州
牧貢枳 上曰夫子不時不食今枳乃不時
也事涉猥屑徒貽民弊令厨院下送此後勿
復封進○行召對 上曰李基夏為副將時
嘗因岳武穆禦兀术麻札刀之法製進戰車

一面槍一面劍今觀李忠定奏議其團結軍
伍之法造作戰車之制極其詳備其議軍政
教車戰兩劄令玉堂謄出自政院頒示各軍
門大將○命儒生孔宗洙居齋泮宮月給其
廩宗洙以大聖後裔其先當高麗末持譜牒
來我國故有是命○上謂惠廳堂上尹游曰
予近讀李綱劄其所論常平法於民國可謂
俱便豐年則增價以糶不使傷農凶年則損
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云
者誠至論也卿方主管賑廳其須盡心於常

平之制先將見在錢貨從便易穀務加儲峙
用備水旱毋使都民有穀貴艱食之患○命
弘文館抄進歷代名臣奏議弘文館揀取君
德聖學敬天仁民勤政賞罰知人聽言戒逸
愆謹名器等諸篇以進仍上劄勉戒 上賜
批嘉納○上教曰予覽故叅議安邦俊所撰
抗義新編文烈公趙憲方其時名稱未著職
秩且卑而能倡義與七百義士赴亂殉節豈
不卓犖煒炳乎田橫之五百義士徃史義之
而趙憲倡率之人同時捨命至於七百之多

不可與田橫同日語矣特遣儒臣致祭于趙
憲殉節之墟而七百義塚別撰祭文同為致
祭又命刊進重峯趙憲別號朝天錄及日記而餘
件分頒于錦山沃川書院後數日復命忠烈
公高敬命與趙憲同享一祠一體賜祭趙憲
後孫錄用○秋七月教曰日食之灾古人最
慎之而近者徒知水旱之為灾至於太陽之
薄蝕視若尋常此豈謹天戒之道哉親臨救
食載於五禮儀而今則廢久自今徃每嘗
日食非國忌及有故日予將親臨其令該曹

臨時稟行○上飭諸道監司守令民之避役者招徠安集新歸者減稅蠲徭務盡蘇息之道因講詩之鵠羽而興感也○上幸章陵歷臨金浦郡命依先朝幸未故事地方官及並站邑量減今秋大同遣禮官致祭于文烈公趙憲書院贈領議政尹暹贈判書尹榮墓及六臣祠台見郡中儒生勉之以尊聖窮經劃給位田於鄉校又賜耆老民人食物放釋本郡輕囚○引見諸勲臣於暎花堂宣醞賜詩勉之以安不忘危○冬十月台將臣於春

塘臺宣醞以御筆書下三條一曰愛恤軍兵二曰嚴其紀律三曰無怠教習仍刊揭于各軍門壁上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朔朝上御仁政殿受正

朝賀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上將分遣御史于諸道廉訪命備局議定節目備局取前後下教及疏啓中事關廉訪者撮要成

節目以進之節目一御史必提可據文書後始為封庫也一非性邑則雖有所聞自可歸淹滯也一營將治盜察訪馬政亦令廉察也一料販牟利最為厲民者也守令之餘結以錢代捧也一還穀儲置私分

殖利也一西北守令邊將把守將領將之冒
禁捧麥也一諸官家各衙門差人之各管門
稅也一歲抄磨勘後關額現發也一各管門
定額外加定也一統兵水營差備木勒捧十
升也一官債私債定式外加捧也一火藥不
猛鳥銳穴窄也一湖南監兵水營私募雜色
罷定良後不遵節目也一
○江原監司趙
平安道詳定後違越者也

最壽啓言鬱陵島每一二年一搜討而今年
歉荒候風有弊請停其搜討 上以問筵臣
對曰往在丁丑倭人來請此島故朝家特送
張漢相相視圖形蓋其島中地廣土沃有人
居舊址而其西又有于山島者亦甚廣濶故
朝家遂定為三年一搜討之制至今遵行矣

上曰若棄此地則已不然何可不搜討乎遂
命搜討○夏四月命弘文館書王禹偁待漏
院記揭賓廳及備局使之觀省○五月咸鏡
監司論犯越民五十人罪 上遣御史李宗
白按查臨筵教曰寧失之寬毋失之猛仍命
采訪文武士可用者且訪見北鄙徵士李載
亨使傳願見之意○秋八月 上幸明陵初
上欲謁禧孝二陵俄而謂筵臣曰夜夢侍
先朝如平昔漢明帝夢園陵按曆卜日正好
為法也○上行酌獻禮於永禧殿見第二室

影幘年久漫漶問議大臣儒臣後洎日移安于慶德宮之光明殿使畫師李珪張得萬摸寫越二十日 上親隨詣永禧殿行還安祭○命以北道富寧屬南邑茂山屬六鎮初富寧本屬六鎮而 肅廟甲子設置茂山郡屬之六鎮然茂山新設邑力凋殘富寧疊應南北之役民弊滋多至是道臣以聞 上命富寧應南邑之役茂山應北邑之役○九月朔辰時日食 上以淺淡服出臨仁政月臺不設幕次向日而坐以救食至復圓乃罷儒臣

陳故事勉戒嘉納之○冬十一月 上語筵臣曰我朝家法甚嚴予在潛邸持身有加於律已儒生惟恐大其聲色或上於人故今位在君上常恐政令之或過以致後悔朝臣慎毋使子弟放肆也○持平李錫杓上疏極言袞闕時弊一曰和壺內以篤聖化二曰教元子以養德性三曰抑近隸以肅內治四曰辨羣下以精選任五曰恢言路以勵士氣六曰勵廉恥以崇名節七曰革奢侈以昭儉德八曰振紀綱以警頽俗 上方召對疏入即賜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批曰年少新進有懷無隱深嘉愛君之誠原
章留中無當加勉有當猛省至於首揆事湊
合微細訐揚大臣是果出於公心乎仍遣史
官敦諭領議政金興慶又教曰文彥博賢相
唐介直臣而特拜英州別駕以黃門護送蓋
特補者敬大臣也護送者勸直臣也今李錫
杓所陳切直豈可以斥大臣訑訑也李錫杓
除授咸悅縣監特令乘駟以示予重國體獎
直臣之意

丙辰

十二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且戒苛刻姑息之政○命復設安陰居昌
等邑以戊申亂時革邑故也○命公債限十
五年私債限二十年非身存者並蕩減從大
臣言也○東萊多士疏言壬辰死節人宋象
賢文也鄭撥武也不可同享一祠請分享兩
祠 上曰俞應孚亦是武臣而同享六臣祠
朝家惟當表章節義文武不當論也遂命合
享一祠○夏四月冊 元子為王世子告廟
頒赦○上謂筵臣曰三代以後惟漢以寬大
立國故文景之際紅腐相仍及其亡也民猶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謳吟思之宋亦仁柔立國故四海殷富既亡
復興一隅南渡尚保餘業此皆不刻薄不聚
歛之效也○五月 上教曰侍從自外還則
每以民弊仰達其他守令既無奏達之路小
民疾苦何以盡知法筵名官所言輒施輪對
蔭官之言非徒不施或請推考遠地至殘之
縣皆差鄉人近邑稍饒必擇京華文蔭備局
又隨其人而從違其請哀我遠氓亦獨何罪
自今差守令勿如是也○判尹李廷濟言蟲
食四山松宜發軍捕拾 上曰方今黨論之

蝕國脉甚於松虫元氣乖和蟲灾何恠修省
之道予當自勉卿等亦力扶元氣使和氣及
於山川草木此乃根本之政也○命錄用戊
申死節人南延年李述源子孫○下教于監
司守令曰凶年之顛連者監司守令知賑救
之樂歲之顛連者不復置心任其飢死道路
何其與一夫不獲若撻于市者異乎○六月
大臣言編配遭父母喪者許令歸葬法無其
文也 上曰王者以孝為治如之何其不歸
葬也可令歸葬○冬十月 上幸文廟行酌

獻禮○雷震靖陵紅箭門外檜木 上下教
責躬減膳三十日召大臣卿宰講弭災之策
諸大臣迭相陳戒又言戶判務節約經用內
官有嫚語外言流入亦不可不察也 上曰
我朝家法自別且予以旁支入承有異於生
長其手故未嘗昵比此輩決不至啓寵納侮
使此輩橫恣漢唐中主之所不為予豈為之
仍命查問內官罷其職趙顯命以開言路明
賞罰保聖躬縷縷陳戒 上大加褒納顧史
官曰如此嘉言不宜泯沒○命復公洪道民

朴聖昌戶聖昌刺殺父讎詣官請命監司李
宗白以聞事下刑曹刑曹覆奏曰聖昌即周
官殺人而義者也幼稚逢變竄伏流離纔及
長成快復九年之讎其事甚奇其孝可尚正
合律條不告官擅殺杖六十之文其母金目
盲力弱不能拒凶悍之男勢所固然而其子
復讎之言樂聞而助成之此可暴積年隱痛
之心設有處義之未盡亦合廢疾者罪不至
死勿論之文也 上命弘文館博考古事弘
文館引唐張審素子瑄琇梁成安樂子京雋

本朝申漸子用溉復讎事言聖昌不當罪也
上判曰非特韓愈之議往牒與國朝古事俱
有可援夫聖昌以九歲稚兒能記父讎尋母
於九年之後雪恥於白晝之中比諸前人可
謂特異自首官庭視死如歸亦無愧於昔之
王世命矣特令除杖放送亦為給復以彰其
孝其母金亦放使聖昌護歸事諭道臣○教
曰耽羅一島處於絕海雖小歎其民難耐倍
於陸地昔年矜恤之聖意藹然羅里舖之設
蓋為此也近來百事解弛亦作文具且因年

利輩之幻弄其穀枵然吁嗟島民其何依乎
頃者賑資雖自本州當之繼歲之謀豈可少
緩令備局分付本道及本州設施之方着意
舉行俾令終始有效○十二月命禁亂塵現
捉屬公之弊○先是差擬監司兩界外諸道
未嘗問議大臣時值兩南災荒特命問議差
擬遂為定例

丁巳十三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仍命蠲免貢人舊通又以五條下教飭廟
堂方伯曰其一誠欲寅協莫若忘舊習欲忘

舊習莫若孜孜國事同胞之民在於溝壑矜之濟之惟恐或遲則國事不待勉而自勉舊習不期忘而自忘其各勗焉其一生民休戚惟係守令國之治亂在於得人至若營將關係重於守令兩銓之臣體予意雖非大政無少放過苟有貪虐之人乃銓曹之所使可不飭歟其一守令七事農桑為首為守令者能修舉此道乎道臣申飭守令俾有實效考其勤慢歲末以聞其一今予望於字牧者即循吏也貪吏之弊止於一時要譽之弊流及他

民以實心而祛民弊以實心而奉朝令以實心而循常典純然一出於公民受實惠可不勉焉其一農政之大在堤堰道臣守令之辭朝既有別諭而視若例常主管堂上亦成文具及此春水着力修儲亦令主管堂上廉察以奏○夏四月慶尚監司閔應洙疏言故叅判曹偉之冤死故左尹郭再佑之立勲故郡守趙宗道之死義請並賜謚從之○命洪忠監司建鄭忠信廟錄其後○六月天甚熱上猶講學不輟至夜鼓四下乃罷大臣言太

國朝年鑑卷之二十一
勞神用上曰人主一心萬化所本豈可以
日熱怠乎祖宗朝必不爾故予使承旨李
成中溯考故事盛暑開講未有考祈寒則有
之寒與暑奚擇哉况一月六對尤可見祖
宗勤政之盛意也○秋七月上將祈雨于
社稷時上不豫筵臣言在誠不在禮上
曰成湯非不足於誠何為代犧桑林乎竟親
行還至金吾門前命承旨放釋輕囚越二日
復親祈太廟不乘輦不張傘至廟門雨下袞
冕盡濕達宵祗事明日還宮遣宣傳官勞問

軍兵○八月上御仁政門行朝參飭朝廷
黨習○九月命銓曹調用孔氏初上未詳
國中之孔為先聖裔至是筵臣言先聖五十
三世孫紹仕元為翰林學士當高麗末魯國
長公主來嫁恭愍王紹陪而來因家東土東
土之有孔氏始此故有是命○上幸健元陵
歷謁顯穆徽崇懿惠六陵召見京畿監司及
守令于齋室駕還明日行晝講犒饋軍兵○
因儒臣所奏命賜書冊於北道又以鍾城進
士韓夢麟之讀書自修特命調用○時有雷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十三
異星變 上下教責躬求言減膳十日政院
以立紀綱恢言路陳戒大臣三司皆上劄陳
戒並優答之○閏月三南六鎮饑命兩湖尤
甚邑今年軍米布全減畿甸最甚四邑依兩
湖例施行兩湖騎步兵布減半北關備局勾
管內奴貢米限三千石劃給六鎮以補賑穀
又以嶺南儲置米二千石舟運遣御史監賑
○冬十月掌樂提調尹淳奏於講筵曰太廟
樂章次序多未解者惟我 世廟欲復古道
世室各有樂章故 四祖暨 太祖太宗世

宗世室皆有樂章而 文宗以下則廟樂未
備獨 宣廟室有之竊聞文昭殿未廢時列
殿皆有樂章而逸於壬辰之亂 四祖祧遷
後樂章尚用於前殿故以次遞降不得用於
當室而 顯廟以下諸室還用 四祖樂章
禮節甚顛錯故 列朝以來李廷龜黃廷彧
吳允謙宋浚吉李鳳徵皆請釐正而重其事
尚未遑焉李世弼以為雖難遽改就其中稍
定次序為宜云其所輯樂院故事項有取進
之教矣 上曰當待盡覽後更議仍教曰樂

院之樂比前繁促昔人占國之隆替必在於樂提舉知此意申飭○命大臣備堂三司長官兩局大將道臣留守勿拘文南武各薦人才教曰忠厚篤實深沈有局量者上也敏達捷給者次也宜體此意薦進焉○十一月命禁軍以行伍試藝陞之著為令○上慮囚謂筵臣曰先朝每當御膳進供有雉雞獐兔之生者放諸禁苑故司僕吏隸多於後苑中捕食云予亦於活雞之屬皆令放之蓋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之義也○命匿名書之揭大路

者先見人即去之傳說者繩以重律○十二月筵臣以程文之弊為言上曰蘇軾賢矣哉得失置之度外憂君德不進也雖然亦惟在上者之導率而已

戊午十四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命船運嶺南儲置米二千石于北關賑饑○夏五月安東儒生私毀文正公金尚憲祠上曰文正精忠大節炳烺後世敢私毀其祠乎亂民也首唱者刑配○秋七月上親書大公史筆命揭藝文館壁教曰以司馬

國朝書錄卷之二十一
光之識猶書諸葛亮入寇史官筆法難矣况
偏黨之後史筆安保其無低昂乎唐太宗外
人君未有取覽史冊者其公與不公有誰知
之乎特書四字揭壁者實欲大公其史筆也
○八月 上命申嚴白衣之禁右叅贊李德
壽疏言萬物始於東成於西東方之人尚西
方之色蓋取其有始有終况東俗尚白前史
多記之若隋書宋史及皇明董越所錄是已
俗之成也數千年今而改之未見其可也
上曰元亨利貞所包者元也惟元也故能永

貞秋冬之所以成終亦春也我國尚白雖是
先儒之言不過謂其俗尚也我國處於青丘
立國以仁其色尚青所以從仁也况忠質文
之迭更亦有隨時之道顧今世道刻薄生民
蕭然朝廷之上未聞仁厚之風此時當尚青
乎尚白乎○慶尚監司李箕鎮將辭陞奏曰
崇獎節義有國所重也高麗忠臣吉再宜賜
謚致祭以為激勸之方 上曰賜田種竹罔
僕之志確乎不可拔逝者有知豈以賜謚為
有光耶筵臣言鄭夢周朴尚衷皆前朝忠臣

而我朝賜謚也 上可之仍命該曹錄用三人奉祀孫○蓮城守槿疏請重建英陵神道碑又言健元陵獻陵英陵俱有神道碑穆陵亦依其例豎碑神道以彰 宣祖中興之烈上召諸臣問英陵神道碑始建復埋之故注書金始煒對曰筆苑雜記言 太祖太宗世宗三陵皆有神道碑及 文宗顯陵將立碑朝議以為不必如私家立碑遂罷之自此園陵不復立碑英陵遷厝在於是後舊碑之埋而不豎者此也 上曰帝王家異於匹庶豐

功盛烈無不登諸史冊昭垂後世安用碑為遂命寢之○冬十月召對講丘濬衍義補教曰禮樂本於一身鐘鼓玉帛乃其儀節也世宗朝海州產柷黍南陽出磬石遂與名臣制作粲然我國未嘗無樂而但今無解聲律者繁音促節非復 祖宗之舊且如與民樂之曲其聲悠緩古稱往來東西闕而一章猶有餘音今也則不然以禮言之我朝之五禮儀即皇朝之大明集禮而朝無習知者凡有大禮一委鴻臚吏以其臆見顛倒變亂寧不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寒心在朝之士分門割戶戈戟相尋無復有
師師之和氣故禮樂不作矣○命秋曹更鑄
杖宄頒于八道時京外刑杖多違式 上教
曰近來外方用刑之濫酷實為痼弊殺一不
辜取天下孟子非之人君尚如此况方伯守
令乎刑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而官長
因其血氣之怒不念人命之重欲立威濫殺
慎刑之義豈如是乎訊杖大小自有定限一
依杖宄無敢違越又飭士大夫家私自施刑
○時海西谷山府關東伊川府多竊發之患

上問羣臣以戢盜之方皆曰伊川谷山素稱
逋逃之藪若差遣武倅則蔑不戢矣 上曰
不然治盜之政惟在其人不在文武彼為盜
者原其初則亦良民劫掠剽竊豈其樂為哉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漸染薰陶相觀為善
乃王政之本是予所望於守令者也體予愍
恤之意不徒以捕獲嚴治為務盡心撫摩使
龍蛇化為赤子可也以此下諭于谷山伊川
府○下教諸道申明鄉飲酒禮

巳未十五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復諭太常寺祈穀祭粢盛務令精潔○先是貧民過時未婚嫁者命自官助之至是又教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京中婚嫁之過時者亦令京兆搜訪度支顧助○始親耕藉田教曰周公輔成王以七月無逸作為訓戒使知稼穡之艱難歷代帝王求其本則皆自農而始親耕之禮禮官問于大臣刪繁文舉行禮曹判書尹淳言今驚蟄後吉亥在正月二十七日地脉堅凍不利耒耜待二月亥行之便也 上曰禮言孟春之月况節候適在是

月乎淳曰蕭梁天監年間以二月行事 祖宗朝或行於正月或行於二月宜隨時變通也 上曰上從三代次遵我朝何必用蕭梁之禮乎况行此禮後八路始可耕作其以今月二十八日行之淳稟節目命先遣大臣相藉田親耕處造御齋室二間用土為墻以戶曹判書為耕藉使穀種盛用青箱牛用黃牛覆以青勞酒不可殺農牛以豬代之及期上親祭先農壇參用五禮儀祭先農儀無送神禮遂親耕如儀耕初殿下還大次羣臣各俟于次奉常寺正具朝服帥諸執耒耜者先就位謁者

文武百官皆退捧青箱官以種種之種傳授奉常寺正捧至耕所播之判官帥主簿跡終百畝奉常寺正省功畢至大次北面跪啓功畢訖皆退

命耒耜牛衣蔽于太常耕牛養於太僕沒其齒禮畢 上御

觀耕臺召見諸大臣及京畿監司守令監司

錫虎皮楊州牧使錫弓矢 上謂諸臣曰若

如今日國事庶可為矣唐玄宗亦行親耕而

終致天寶之亂予心亦安保其終始不怠耶

從今以往望卿等於民事常如手操耒耜時

也遂命禮曹停今春謁陵使農民專意農作

明日行勞酒於仁政殿不頒赦但命承旨釋

輕囚○命給糶耗四千一百石于京畿使補

賑資○慶基殿忠義李聖昌等疏言國家視

全州如周岐漢豐特建殿宇以奉 太祖影

幘壬辰之亂奉影幘達于龍灣亂定還奉之

請立碑殿庭以記其事 上許之○二月陳

奏正使金在魯副使金始煥書狀官李亮臣

回自燕京始頒明史印本全秩其中本國列

傳與壬子所頒謄本無一字差異 上以始

得完本告廟頒赦在魯錫馬始煥亮臣並加

資○夏四月命行親省牲親誓戒之禮初

上覽皇朝郊祀儀教曰省牲之禮非特皇朝
行之古禮亦有夕牲之文而至於親誓戒向
者臺臣疏陳之皇朝典禮又如此令議大臣
大臣議言皇朝典禮雖如此我朝五禮儀既
無其文邦家自有制度率難躬行 上曰無
於禮者豈可躬行而戒百官之文既在禮文
但無親行語節目之小者不必義起其大者
烏可已乎自今清廟親享前七日當於法殿
親戒百官定式舉行○進宴于 大王大妃
教曰上老老而民興孝絜矩之道也今稱觴

慈闈豈可無推恩之道况愛日之心上下奚
間朝臣年七十庶年八十有子孫者京而
度支外而本道量給宴需使之榮親婦人者
老亦給宴需○五月始親祀雩壇近例雩壇
未嘗親行祀時久旱 上親禱社壇北郊還
御仁政殿疏決終不雨乃教曰雩祀之禮禮
經所載郊壇躬行本非儀禮若湯詣桑林為
民義起况禮典所在者乎乃命牲牢用牛二
羊六豕七虔誠親禱于雩壇明日大雨 上
曰祈雨三日內報尺則例有報謝祭報謝祭

待晴舉行禮曹言五禮儀立秋後報祀 上
曰待立秋之文謂御正殿也今猶不御正殿
待立秋太晚其依前命即行報祀之禮不行
久矣今茲雩壇報祀牲牢用羔四豕四申明
舊禮○幼學金台南上疏曰 中宗朝廢妃
慎氏之寃至今數百年而人情未嘗不抑鬱
咨嗟當初廢位不過以一時羣議之所逼迫
而非 中廟本意金淨朴祥當 章敬王后
上賓之初請復位號申奎又疏請於 肅廟
朝肅廟覽疏詢議諸臣別立廟修典祀而以

位次之難便獨不舉復位之典國家典章未
免欠缺之歎請夫舉徽章速行復位之禮批
曰所陳事豈特國人之抑鬱即予心之尤為
痛傷處也但追復 莊廟之日於此事猶示
難處之教聖意所在可以仰揣不敢輕議當
下詢處之是年春 上因事起感命中官守
直 慎妃祠宇未幾台南之疏至 上語筵
臣曰君心趨向不可不慎漢武好理財則理
財者進好開邊則開邊者進今台南必因中
官守祠而為此疏也然人君用言當觀其當

否而已乃召大臣卿宰詢問諸臣皆請復位
上命諸臣小退復入教曰事係重大故俛告
于 慈殿則 慈殿教以 先朝嘗欲復位
因大臣之議參差而不得行末年以不能並
舉有嗟惜之教可以仰揣聖意也復命禮官
問于在外大臣儒臣又令百官獻議僉議詢
同乃命禮官講定復位儀節擇日亟舉縉儀
上詣慎妃祠展謁移奉神主於慶德宮為善
堂改造新主追上謚號曰端敬徽號曰恭昭
順烈陵號曰溫陵埋舊主於陵所 上復詣

慶德宮奉神輦陪詣太廟祔于 中宗室親
祭○六月教曰昔宋藝祖洞開重門曰政如
我心法殿臨御之時惟闢兩夾人君御殿豈
同常時今後御法殿之時洞開前三門○初
上為邊民水旱不虞之備北關內奴婢身貢
特命各留其邑而令備局會錄近歲頗不遵
行更申前教定式施行○秋八月 上御崇
政門行朝參召五部父老詢問民弊有以京
騎兵之弊為言者 上以問京兆之臣左尹
李普赫對曰京騎兵之名始自國初戶額為

一千而保人為三千其戶在京其保在鄉蓋無論戶與保並收布二匹以備京中諸處役軍雇價自設各軍門以來良丁無以填補侵督充定之際都民自爾騷擾也 上曰王者為民豈可聞其弊而不之恤乎京騎兵名目自今革罷亟令備局變通區處○冬十一月命以釜山鎮依滿浦白翎等邊地例施行三鎮僉使赴任周年之前勿移他職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二

英宗朝六

庚申十六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二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光宣以母臨三十九年宗臣廷臣請之也 上御仁政殿率百官進冊寶陳賀頒教召大臣三司及金吾刑曹堂上於熙政堂行䟽決凡放釋者數百人○夏四月命續成典錄通考從右議政俞拓基之言也 上諭之曰勦業中興之君尚寬大故國祚綿遠繼體守成之君務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苛刻故子孫促亡輯是書者不可不知也○
五月命焚黥刺之具 上覽諸道啓狀有刺
字語疑黥涅尚存於今以問右議政俞拓基
拓基對曰我國循用大明律大明律有竊盜
者刺字之文故今之議讞者雖引其文未嘗
用其法也筵臣言我東黥刺之法刺其臂不
刺其面自古未嘗用其刑而刑具則尚在法
曹也 上曰身體髮膚同受父母其為毀傷
面與臂一也一傷之後雖或自新何能為平
民乎遂遣承旨往秋曹取其具悉焚之諸道

所在者令道臣收聚焚之違令復用者繩以
重律教曰比律引用雖曰空名安知後來不
有實其名者乎宜去此名勿稱也○始親傳
香祝命凡祭傳香雖值齋戒服袞龍袍忌辰
傳香服無揚黑圓領袍傳香次序先太廟次
永寧殿次各殿次陵寢墓廟陪香祝者雖值
動駕結陣之時令本營開陣由正路而行太
廟門內別設香祝正路著為式○六月命減
今年田稅初 上憂念民事欲減大同之半
右議政宋寅明奏曰減大同不如減田稅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二
上乃教曰噫予涼德澤不及民民不聊生念
彼鄙屋不知廣殿之涼燠室之温大同減半
視漢文猶有歉然均民大政何可屑屑全減
今年田稅使我元元均蒙實惠又教曰今此
減稅之命便是轉危為治之機君臣上下當
以草衣草食為心而做時不如說時者我國
習俗然矣凡係糜費等事宜一切減省九營
繕特為停罷明年三名日甲冑進上亦勿封
進○上講丘濬衍義補至折獄惟良之文教
曰昔宋太宗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以其能

用經術之士使之審獄故有平允之效若行
此道今亦猶古也仍命另擇刑曹郎官凡議
律勿專委律官為長官者亦以其能否為之
殿最以飭勤慢○加上 孝宗大王謚曰明
義正德 上親祭太廟上册寶還御殿受百
官賀頒赦○閏月宗臣等以 上功德疏請
尊號 上不許左議政金在魯等率卿宰會
賓廳啓言 殿下自在潜邸出天之孝因心
之友藹然純篤逮陞貳極履至尊屢遭艱會
至行益彰近年以來宗廟闕典靡不畢舉先

烈益闡聖孝彌光至若子惠之澤普洽庶
 大公之心一視羣下戊申勘亂之烈實載籍
 之所罕有臣等欲借數字之表揚而昭揭千
 百代之下 上固讓不許百官宗臣歷旬日
 庭籲 慈殿聞之勸 上勉受 上欲先上
 大妃尊號以問諸臣元景夏對曰宋仁宗天
 聖二年受尊號仍上太后之號此可為例也
 上遂入奏 慈殿準請仍命禮官講定儀節
 慈殿冊寶外玉冊飾以銅錦袱代以紬削金
 畫金之屬一切祛之使後世為法方物物膳

因 慈教一並停封大臣言古有金泥玉檢
 之語玉冊不宜以銅為飾 上曰金泥玉檢
 乃封禪時事非三代禮予不效也○秋七月
 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顯翼 上尊號曰至
 行純德英謨毅烈 中宮殿尊號曰惠敬
 上受百官賀於明政殿頒赦明日命承旨詢
 問都民弊瘼諸道道臣採訪民瘼○命統營
 及諸道水營造海鷗船初我國戰船皆設三
 層板屋四周楯窓體大質鈍遇風易敗至是
 全羅左水使田雲祥考武經節要書造初海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二
四
鵲船其制前大後小如鵲形舷上左右置浮板象鵲之兩翼既不畏風又甚輕疾內能窺外外不能窺內櫓軍射手皆可隱身搖櫓射放仍具由啓聞 上從之遂命推行於諸水營○命芸館刊進治平要覽以 世宗朝命撰之書也○錄故忠臣趙憲宋象賢高敬命後孫修東萊戰亡將士之塚立碑旌之○旌關西金英俊閭英俊郭山人四世同居筵臣白其狀時英俊子益弼以守門將在京 上召問何道而同居對曰臣祖令子孫同衣同

食無所爭也 上歎曰今時士大夫分門割戶戈戟相尋者獨無內愧乎仍命道臣特書四世同居褒獎敦睦八字以旌其閭除英俊僉樞賜益弼弓○上召見先正臣趙憲五世孫煥仍問先正事蹟煥對甚悉復問先正文集之有無對曰有之而力詘未刊也命自芸館印頒○八月始親行釋菜先是 列朝雖親行謁聖酌獻視學之禮而至於親行釋菜惟 成宗六年 顯宗二年而已及是 上親行釋菜御製小識御書周而不比豈不載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二
書八字并令揭享官廳壁又御製詩一首宣
示諸生釋菜禮畢御明倫堂設科取士命大
司成月三至大學勸課諸生倣周禮州陞學
之法每式年令諸道各薦能通五經者一人
使入大學○上將謁齊厚兩陵駕次坡州路
見先正臣成渾墓式於輜遣官致祭命以今
予苦心即先正心式輜路傍感慨深深四句
添入於祭文中次磚峴召父老問農形渡臨
津望見先正臣李珥花石亭 上曰俄見牛
溪成渾別墓今見先正舊亭如接德容遣官致

祭命以今予苦志即先正心瞻彼江榭不覺
愴深四句添入於祭文中至松都直詣楸宮
太祖舊宮摩挲 肅廟御製碑感涕拚和御滿月
臺管理使以軍禮見 上謂諸臣曰城郭之
周遭宮殿之位置碁布星羅遺址宛然而畢
竟為樵牧之場麗太祖創業時豈知有今日
乎為其子孫者不念祖宗艱難之業縱慾自
恣以至荒墜厥緒君臣上下若不交相警懼
思所懲創則又安知不為勝國之歸也○九
月 上駕發松都將向兩陵命禮房承旨與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二
六
大提學吳瑗試士于滿月臺收試券以待駕
還路過不朝峴顧侍臣問命名之義對曰
太宗設科本都前朝大族五十餘家不肯赴
舉故名也 上曰末世君臣之義掃地矣今
聞不朝之名雖百世之下猶令人凜然如覩
也遂親書不朝峴三字碑于其墟乃詣兩陵
展拜如儀還至松都御南門樓 上曰此
五聖駐蹕之地也召父老慰諭之詢問弊瘼
命蠲舊糶及年久公債大小米七千餘石木
綿五千匹仍御滿月臺取文武科放榜特除

王氏後濟道職遣承旨致祭于麗太祖陵歷
臨成均館謁先聖仍周覽學舍歎曰美哉基
也勝國好佛不好儒以至於亡惜乎還御明
倫堂召見諸生書下尊聖道三字命揭于壁
賜四書三經各一部貯尊經閣又教曰 先
朝癸酉幸故都也欲視學未果但依 兩朝
故事賜綿布今亦賜綿布一百匹詣穆清殿
奉審 太祖潛邸也歷臨善竹橋命軍中止
金鼓以示敬賢之意親書道德精忠亘萬古
泰山高節圃隱公十四字碑之又命大提學

吳瑗記其碑陰路過四孝子碑命承旨問金業等子孫有無令本府訪給食物既還宮台見京畿監司及諸邑守令命坡州長湍豐德開城新羅及軍餉減其耗楊州高陽大同減其半京畿舊糴軍餉并停捧司僕提調宋寅明以行幸時御乘蹶足請罪太僕郎 上曰楚莊蠻夷之君猶有絕纓之美事其置勿問○冬十一月命作水車初 孝廟在瀋館見以水車引水注畦者用力少而見功多遂取其制以來令戶曹依樣造成將欲頒其制于

諸道而未果獨其遺制尚在備局相臣俞拓基戶曹判書金始炯相先後以為言 上命更造以頒議者以為非鄉民之所能造遂不果頒○頒布帛尺于中外先是右議政俞拓基奏 世宗朝所造黃鐘尺營造尺禮器尺周尺布帛尺皆無所傳臣聞三陟府尚有世宗朝所造布帛尺云故因人依樣以木造來而見之其背刻以正統十一年十二月詳定新造布帛尺云今若取來此尺依經國大典度量衡條所載使巧思者分造各尺頒行

中外亦庶幾乎同律度量衡之義也 上曰
世宗朝制作猗歟盛哉其尺比今尺如何拓
基曰較今用布帛尺長者減一寸短者減五
分於是 上命戶曹取來較準造各尺頒用
以其副藏于戶曹○左議政宋寅明請於淮
陽設銀礦戶曹判書金始炯請於寧越設銅
礦訓鍊大將具聖任請於遂安設銅礦 上
皆不許曰此等之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
後世人主若因此以啓侈心則豈不為大弊
乎且淮陽乃國之山脉尤不宜穿掘也

辛酉十七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關東饑遣御史洪象漢監賑蠲騎步兵
布其尤甚邑並免大同身布時關北亦饑凡
東北道方物物膳朔膳限秋成悉免○白虹
貫日教曰以小子之否德叨承艱大之位誠
不能以格天德不足以御國惠不及於元元
令不行於廷臣有一於此其尚瞿然况兼有
者乎古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於丙子
以虹貫之變畫置宮中 先王垂戒之意深
切矣遂命減膳十日○二月襄陽文官崔達

泰以青玉圭送於右議政趙顯命曰壬辰亂江陵留陣之地得此圭也顯命白其言上取而覽之以問筮臣對曰書傳周禮桓圭長九寸信圭躬圭長七寸博皆三寸厚皆半寸左右刻皆半寸云今以古今禮器尺度其圭則長果七寸博不滿二寸厚與刻俱異上命尚方依古制以青玉造諸侯及世子之圭周尺長九寸廣三寸厚五分蓋倣永樂欽賜之制也○三月擢金鎮商為大司憲鎮商退居鄉里凡有職名引義辭遜無一語及時事

上稱其恬潔無黨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有是命○開城府火命依庚申例給本府留庫穀濟恤○命將臣佩符者毋得處城外定為式○命儒名者勿施治盜刑著為令初前叅判李春躋冠其子使庶弟夏躋掌具盛饌遍邀公卿韋布宴之與宴者多中毒歸死不死亦病羣怨擊鼓請治夏躋比死者一洗上矜而可之於是羣怨以為秋官常刑不足以取服送捕廳雜施治盜刑夏躋竟死捕廳至是上親試館學生教曰士可殺而不可

辱李夏躋曾以庠儒入此庭者送之捕廳施以治盜之律是捕廳治儒自予初開繼序之君豈不效之乎自今名為儒生者勿施治盜之律仍為定式○命親臨誓戒時天官讀誓秋官涖戒初上既定親臨誓戒之禮有司撰進儀節使承旨讀誓戒文至是弘文館上劄言周禮天官曰大宰之職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卜日遂戒秋官曰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今承宣之讀誓戒司寇之不涖戒非古禮也上命從古禮以為式○

京畿黃海江原三道飢民流入都下者一千四百餘人上聞之以不能安集責諭三道道臣仍命賑廳設粥賑之○夏四月命館學生仍舊服紅團領初儒生之居齋及赴殿試者皆服紅團領儒生不便之引青青子衿之文請服青衣大司成白其事上問議于大臣儒臣領議政金在魯以為大典諸學生徒團領下註云青衿詩經註及字書曰領者衿也以此觀之似或紅衣青領也且故判書李暉光所著芝峯類說以為我國儒生私出入

亦着紅直領 明廟末年連值國恤習着白衣仍以成俗云然則紅衣必是 祖宗朝舊制也雖以朝士服言之重慶衣黑輕慶衣紅凡儒生之入聖廟時着青衣入食堂及齋會時着紅衣意蓋有在也 上命如其言○命革銓郎通清及翰林回薦法時以銓通翰薦爭端胥起 上以朝廷朋黨皆起於爭清選也欲有更張之意而宋寅明趙顯命元景夏等力贊之 上意遂決銓郎則使不得主通清之權翰林則罷薦為圈倣宋朝館職例召

試後付職○五月 上謂筵臣曰聞北道五國城有皇帝塚云然否對曰果有故老相傳之言 上曰其時欲借道於高麗則五國城之在北道者無疑既云皇帝之塚令道臣禁其樵牧○以五禮儀宮殿門橋古今異名不便行禮也命前大提學李德壽正之待書成送于嶺南營刊行○秋七月領議政金在魯言宗廟各室祝文皆書尊號及謚號而獨昭惠王后尊號仁粹 安順王后尊號仁惠貞顯王后尊號慈順和惠闕而不書 上命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二
禮判及承旨往香室正之○命賜錦平尉朴弼成几杖弼成孝廟朝駙馬也至是年滿九十賜几之日命宣醞賜御製詩以寵之仍命依奉朝賀例大小朝會持几杖行○召大學生于廣達門外賜饌饋酒遵肅廟故事也宣論文曰瞻彼大學先聖在廟十哲濟濟六賢洋洋昔之賢關青衿濟濟今之大學舍本務末方冊在前箕踞心慢顏曾後先箴焉在哉爾等靜聽此諭尊聖務本咸歸乎正追遵昔年宣諭禁扃咨爾諸生示國子長○八

月 上謁禧陵仍詣孝陵親祭祭罷御齋室見壁上有仁廟賜官官金麟厚墨竹印本書下御製詩一絕命並付壁上○教曰屢稵節屋懸若霄壤故昔年有夜問宿衛軍兵之盛事矣上審正兵雖咫尺宿衛下情何以導達追遵古例命中使史官顧問民瘼其中有老而不除役者有一身疊役者飭諸道除役○九月關東大水漂民家千餘戶命施恤典設壇賜祭滄死民○冬十月親製大訓告太廟仍御崇政殿頒教命吏曹判書徐宗玉兵

曹判書金聖應進前教曰今日處分之後勿復互對用捨公私曾在銓曹其各勉旃○十一月北關大饑上夜召大臣及北道勾管堂上講賑救之策乃以嶺南大同米二萬斛軍作米一萬斛稅太一萬五千斛湖南位太五千斛並前所區劃雜穀五萬斛合十一萬斛入送北關以朴文秀為賑恤使使之監賑卒無一民捐瘠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二

